

永刚 俊才 著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冯玉祥与蒋介石

——从把兄弟到死对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冯玉祥与蒋介石：从把兄弟到死对头/永刚，俊才著，
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0.9

ISBN 7-5073-0886-3

I. 冯… II. ①永…②俊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7453 号

冯玉祥与蒋介石 **——从把兄弟到死对头**

作 者/永 刚 俊 才

责任编辑/李庆田

封面设计/张 戈

出 版/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/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邮 编/100017

销售热线/63097018

经 销/新华书店

排 版/址晨工作室

印 刷/北京新魏印刷厂

850 × 1168mm 32 开 16.75 印张 375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5000 册

ISBN 7 - 5073 - 0886 - 3/K·417 定价：28.0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- 一 1928年2月18日,郑州。蒋介石与冯玉祥互换兰谱,称兄道弟。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的恩怨纠葛……(1)
- 二 五原誓师,冯玉祥重招旧部,集结西北军响应北伐,率部向潼关出。北伐路上,冯玉祥与蒋介石初次相遇……(25)
- 三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,蒋汪矛盾激化。蒋介石拉拢冯玉祥,挤走汪精卫……(41)
- 四 割不断的情缘,洗不清的“赤化”。在蒋介石掀起的反共声浪中,冯玉祥将共产党人“礼送出境”……(62)
- 五 蒋介石迫于形势,宣布下野,玩起“以退为进”把戏。冯玉祥致电蒋介石“惟盼吾兄东山再起,不日还宁主持大计”……(81)
- 六 日本制造“济南惨案”,北伐受阻。冯玉祥主张“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场,先把济南日兵消灭”。蒋介石力劝冯“能忍人所不能忍”……(102)
- 七 四大军事集团坐地分赃,蒋介石居心叵测,阎锡山自鸣得意,冯玉祥深感失落,逢人便发牢骚:“我认识蒋某人!我们死人,别人做官,真不是个东西”……(121)
- 八 蒋介石碧云寺祭灵,“抚棺恸哭,热泪如丝”。冯玉祥南口悼亡,声泪俱下,几至昏厥……(141)
- 九 “首席智囊”杨永泰初献“削藩策”,蒋介石召开“编遣会”,着手为冯玉祥、阎锡山等实力派“减肥”。冯玉祥称病隐居百泉村……(161)

十 汤山别墅杨永泰与蒋介石彻夜长谈，纵论大局。冯玉祥棋错一着，在蒋桂战争中作壁上观，不仅害了桂系，还遭到蒋介石暗算……………(184)

十一 冯玉祥决心倒蒋，偕妻子女儿入晋联阎，被软禁建安村。蒋介石釜底抽薪，策动韩复榘、石友三叛变……………(214)

十二 阎锡山、蒋介石展开电报战，吹响中原大战前秦曲；冯、阎、桂等反蒋派五十七将领联名发出讨蒋檄文……………(242)

十三 中原大地战云密布，蒋、冯、阎、桂摆开阵势，双方战争武斗，纵横捭阖，展开一场血腥厮杀……………(272)

十四 阎、冯急于筹备成立北平国民政府，反蒋派内部展开新的权力之争。阎锡山选定吉时登上主席宝座，中原战场形势急转直下……………(305)

十五 蒋、阎、冯、李竞相取媚张少帅，终是蒋介石技高一筹获得成功。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蒋……………(326)

十六 中原大战落下帷幕。冯玉祥众叛亲离，西北军土崩瓦解。蒋介石调兵遣将，谋划“剿共”……………(355)

十七 “九·一八事”变突起，冯玉祥察北树起抗日大旗，出任搞日同盟军总司令。蒋介石诬称：“破坏整个国策，妨碍中央统一政令”。在蒋介石军队和日寇的夹击下，冯被迫离职，归隐泰山……………(381)

十八 日寇向华北扩张，蒋介石再次电邀冯玉祥进京“商讨党国要计”。蒋介石向盟兄请教：“现在第一件事，当办什么？”冯答：“抗日为第一要事”……………(423)

十九 卢沟桥的炮声，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。蒋冯联手共赴国难。老将再上战场，急欲杀敌报国，怎奈蒋介

石的猜忌与掣肘,使他力不从心……………(446)

二十 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,冯玉祥度过了六十寿辰。周恩来指示《新华日报》为冯出祝寿专刊;国民党特务给冯寄去一粒子弹……………(467)

二十一 “日本投降了!”冯玉祥闻讯泪如雨下,亲手敲响108下钟声。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,冯玉祥衷心祝愿国共谈判成功……………(490)

二十二 结盟兄弟彻底分手。1946年9月,冯玉祥去美考察水利。1948年9月1日,冯玉祥归国途中遇难,魂归中华,长眠泰山。1949年12月10日,蒋介石逃往台湾,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,暂厝慈湖,待葬紫金山……………(512)

参考书目……………(528)

1928年2月18日，郑州。蒋介石与冯玉祥互换兰谱，称兄道弟。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的恩怨纠葛

在一所基督教堂里，蒋介石与冯玉祥焚香盟誓，互相拜了四拜

1928年2月18日，郑州，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，上上下下，一派忙碌景象。

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晚，已是2月中旬，严寒依然笼罩中原大地，白杨树光秃秃的枝干，直刺向天空，乌鸦盘旋在树梢头，不时发出几声聒耳的鸣叫。司令部院内，几株合抱的松树，显示着这所院落的年深日久，成行的柏树，给灰蒙蒙的环境带来几分绿意。院子正中，是一座哥德式建筑，高高的尖塔君临郑州市，塔尖上的十字架，让人们一看便知这个院落是座基督教堂。战争时期，传教士走了，偌大一所院落空了起来，暂作北伐军司令部倒也派上了用场。

今天，这所院落收拾得更加整洁、肃穆。院内，受阅队伍早已排列就绪。各级官长齐压压汇聚门口，屏心静气，准备迎候重要人物的到来。

10时整，一列车队从车站方向驰来，一辆大型钢甲防弹车“嘎”地一声，停在迎候队伍面前，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两个人：蒋介石和冯玉祥。

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一身呢绒戎装，大沿帽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，可身的中山式军装，腰束武装带，白手套，黑皮鞋，几乎拖地的长披风，显得威风凛凛。

陪同者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，身高马大，膀阔腰圆。一身灰布军装，罩衣里面是棉袄、棉裤，身体显得臃肿。1米83的身材，腰束武装带，昂首挺胸，步幅齐整，让人一看便知是一个行武出身的人。

“立正、敬礼、报告……”一阵忙乱之后，蒋介石同第二集团军各级官长逐一握手致意。然后由冯玉祥陪同，检阅了部队。

蒋介石专程从南京到郑州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和冯玉祥正式举行结拜仪式。

1928年2月，蒋介石预计要完成三件大事：

一件是，在2月2日至7日开过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，他夺得了国民党“正统”地位，统揽党政军大权，赢得了一大串头衔：

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

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

国民革命军总司令

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

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

二件是：2月9日在徐州举行了“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”。实现了参加北伐各地方势力的统一整顿，实行新的改编，加强对军队的实际控制。改编之后，统一划分为四个集团军：

第一集团军由第一路军改编，蒋介石兼任总司令。

第二集团军由国民革命联军改编，冯玉祥任总司令。

第三集团军由原山西等地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改编，阎锡山任总司令。

第四集团军是后来由桂系及两湖原有军队改编，李宗仁任总司令。

以上两件事已经顺利完成。

这第三件事，就是今天来郑州和冯玉祥举行结盟仪式，这件事已由他的部下马福祥串连，事先做好准备，今天不过是履行个程序罢了。

这三件事都是关系到决定蒋介石的政治命运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大事，所以，蒋介石十分重视。

结盟仪式由马福祥主持。

铺着黄布的案子上，鼎炉内燃着三炷檀香，香烟袅袅，弥漫全室。双方的洒金帖子并排放在香案上，这是二人各自亲手写的谱书。

蒋介石换上长袍马褂，光着头。冯玉祥不喜欢穿长袍，换上了对襟褂子。二人手拉手走进来，并排在香案前站定。

冯玉祥先拿起自己的帖子，朗声念道：

“结盟真意，是为主义，碎尸万段，在所不计。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。谱兄冯玉祥谨订。”

蒋介石拿起自己的帖子，拖着长声，抑扬顿挫地读起来：

“安危共仗，甘苦同尝，海枯石烂，死生不渝。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。谱弟蒋中正谨订。”

双方交换兰谱之后，互相拜了四拜。紧紧握手，“焕章兄”、“介石弟”亲热地称呼起来。

冯玉祥生于1882年，45岁。蒋介石生于1887年，40岁。冯玉祥比蒋介石大5岁，为盟兄，蒋为盟弟。

“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弟兄，希望大哥有所指教。”

蒋介石以盟弟的身份谦逊地说。

“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，老百姓喜欢的事，我们做；老百姓不喜欢的事，我们千万不要做。”冯玉祥性格耿直，想啥说啥。

蒋介石还是客气地问：“大哥，还有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，我们就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。你若再问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们要与士卒同甘共苦，兵不吃，我们不要吃；兵不穿，我们不要穿；你若能实行这些话，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。”冯玉祥依然以兄长的口气，直言相告。

蒋介石说：“好，我们一定这样做。”

结盟仪式到此完成。蒋介石意满志得，三件大事都完成得干净利落。

并非美丽的传说，蒋介石一生不知自己结拜了多少盟兄弟

蒋、冯二人，一对基督徒，在西方教堂里，举行中国传统的结拜仪式，这本身就十分滑稽可笑。出于政治目的的联合，采取了磕头盟誓的古老形式，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，却要像胞兄胞弟一样亲密。中国历史上，血亲嫡长世袭，亲兄弟反目成仇，自相残杀的事，屡见不鲜，这种异姓弟兄能够长久吗？

人们传说蒋介石有三不知：

- 一是不知自己结拜了多少盟兄弟；
- 二是不知自己任了多少官职；
- 三是不知自己下了多少手谕。

蒋介石拜把子可分为两个时期，以 1926 年出任北伐军

总司令为界，在此以前的尚有真情，在此以后的完全是政治需要。有人估算蒋介石有 60 余位把兄弟，有人说根本无法估算。

粗略算来，蒋有以下结拜兄弟：

蒋从 1910 年读书时结拜有周炎游等 11 人；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结拜有陈其美、黄郛；1915 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期结拜的有张静江、吴忠信、许崇智；1920 年在上海交易所结拜的有戴季陶；1924 年在广州黄埔军校时结拜的有王柏龄、陈肇英等；1926 年北伐前夕结拜的有李宗仁；1928 年北伐时结拜的有冯玉祥；1929 年东北易帜后结拜的有张学良等。

1925 年、1929 年蒋曾想与汪精卫、唐生智结拜为盟兄弟，但遭到拒绝。

蒋除了结拜兄弟外，还爱认干亲，他曾认龙云的儿子龙绳武为干儿子。宋美龄认谭延闿的女儿谭祥为干女儿。

在蒋介石那里，拜把子，认干亲，都是政治交易，为了达到政治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而一旦政治目的达到，交易告结束，昔日亲亲热热，称兄道弟，今日形同路人，甚至反目成仇。对此，先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结拜的李宗仁在回忆中说：

“蒋先生给我的兰谱，后来在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他向武汉进兵，我身陷沪上，因军中无主，致全军瓦解，连我的行李也一道遗失了，兰谱中所谓亲如兄弟，同生共死的话，转瞬间，竟变成兵戎相见，你死我活了。难怪有深见的人曾说，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啊！”

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结盟，各怀心腹事，虽然称兄道弟，实则同床异梦。从他们二人交换的兰谱中，不难发现，蒋介石的谱书空空阔阔，不着边际，没有可遵循的实际内容。冯

玉祥的谱书旗帜鲜明，目的明确。若干年后，冯玉祥对自己给蒋介石的帖子作如下解释：

“我是说明了的，你若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，我们就在一起干，你若不拿人民当主人，而拿人民当奴仆，我是不能同你在一起的，不但不能在一起干，而且是非打倒你不可。”冯玉祥粗中有细，为他日后反蒋埋下了伏笔。

冯玉祥纵论蒋、冯关系，他说：“20年的光阴，我同他都在一起。”

从郑州结盟到1948年彻底分手，20年间，他们之间的交往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难以梳理出个头绪来。后来，还是冯玉祥为了让人们可以“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和蒋的关系”，秉笔直书，侃侃而谈，把他和蒋介石的交往描划出清晰的轮廓，现转录如下：

若论国家军人的阶级来说，在民国十年，我在陕西当督军，陆军上将阶级；十一年我在河南当督军，也是陆军上将阶级；十一年到十三年，我当陆军检阅司，是陆军上将阶级。在这个时代，蒋介石跟中山先生当过上校参谋和少将参谋。

民国十五年，九月十七日，我在绥远西北的五原誓师，我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，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。民国十五年底，我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。当那个时候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我是军事委员会委员，蒋介石也是该会的委员。

民国十六年，蒋介石被他的第一集团军的军长赶到日本去，不要他了。我约了阎锡山（阎锡山是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）共同发电，找蒋介石由日本回来，不但请蒋介

石当第一集团军总司令，还请他当全国的总司令，我们第二集团军、第三集团军，都愿归他指挥。这一通电发出，蒋介石才由日本回来。以后，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，我也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。蒋介石百般设法，他请我们推他为国民党的总裁，我们就推他当了总裁。

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以后，蒋介石找人给我说，他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，我就推他当委员长。后来林森主席死了，他希望做国民政府主席，我们就推他当国民政府主席。民国二十四年，我当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。

同日本打仗这八年中，蒋介石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，我在上海一带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，后来又回到河北省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，后来又回到湘黔川检阅所有后方军队。

总而言之，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委员，我也是国民政府委员；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，我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；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我当副委员长；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常务委员，我也是常委委员；蒋介石是最高国防会议主席，我是最高国防会的委员。

以上转录冯玉祥自述，纯客观叙述蒋、冯交往过程，丝毫不含个人成见，无非是说明“20年的光阴，我同他都是在一起的。他们二人同处国民政府的中枢地位，他们的交往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蒋介石与冯玉祥，以他们各自的家庭身世、文化素养、社会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独特性格，又以中国民主革命为广阔历史舞台，演出了一幕幕悲剧、喜剧、闹剧……从前，旧戏班子里有副对联：“悲欢离合，开场日即收场日；男女老少，看戏人即做戏人。”他们自1928年换帖结成为生死兄弟，到1948年彻底决裂成冤家对头。其间有携手并肩的合作，有利害之争的冲突，有政见不

合的分裂，最后终于铁面相向。20年间，时而卿卿我我，秋波暗送；时而风风雨雨，若即若离；时而厮厮打打，你死我活。冯玉祥和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的这幕长剧，起伏迭宕，动人心魄。

必要的追溯之一：蒋介石的家世和童年， 玉泰盐铺里的“瑞元无赖”

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（1887年10月31日），蒋介石出生于奉化溪口中街玉泰盐铺楼上，一个盐商家庭里。

溪口位于浙江省东部，亦称锦溪或武岭，北靠四明山，南有剡溪绕山而来，辗转汇入甬江，山环水抱，树茂竹青，风景秀丽。顺溪三里长街横贯东西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，商业颇为发达。清末，剡溪可通木船直达宁波港，当年由溪口乘木船到上海，也只需两天的时间，因此，溪口是附近的交通中心，物资集散地。到解放前，全镇共有900余户，蒋姓约占500户。

清朝统治时期，盐是专卖商品，需得到官府特允才能经商。蒋家设法从官府获得一块“官盐”的招牌，挂在店堂内。蒋家取得独家经营权利，财势不断增长。玉泰盐铺以盐为主，兼营米、油、日用杂货。

关于玉泰盐铺的历史，蒋介石在追述其祖父斯千（玉表）的行状中写道：

“吾族自仕杰公迁居锦溪以来，累世力尽穉事，敦崇礼让，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个求通仕籍者，玉公以货殖起家，兼居积盐鹺，生计日渐饶裕。”

蒋介石在委托朱执信为其父亲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：

“先生讳肇聪，字肃庵，世居浙江奉化之锦溪，经营盐

业。当清道光咸丰间，太平天国兵起，全浙残破，百业皆废，蒋家亦中毁，时先生与兄世昭先生皆仅十余龄耳。既而浙少定，先生稍壮，承父命复治盐业，振乏起匮，废者皆举，数年而复其初。”

肇聪死后，玉泰盐铺有多少财产呢？据蒋介石与其兄介卿分家时的契约，玉泰号及外在账款归介卿，老宅三间楼房、小溪岙法华庵田地 30 余亩和一片竹山归王氏及介石。

蒋介石童年时，家境富有，生活优裕，祖父和父母爱如至宝，溺爱骄纵，养成了特有的性格脾气。顽皮好胜，嬉戏无度。据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回忆：“公幼好嬉，尤乐水，门临清溪，时出游泳，山洪暴至，险遭灭顶者再；去冬见檐前缸水冻冰，圆明如镜，喜极，扑取之，用力过猛，致身倒植缸中，久之乃得出，气息仅存。”

蒋介石 6 岁上学，8 岁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9 岁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直至 19 岁才离开家乡赴宁波求学。在私塾读书不守本分，有一次犯了塾规，塾师举起戒尺要打手心，不料还未打着，蒋即自动倒地，边滚边哭边闹，向老师喊：“打伤了，要你赔。”弄得塾师没有办法，以后同学都不敢惹他。

溪口蒋氏家族沿袭奉化旧俗，阴历正月初一那天，一族人都要到祠堂参拜祖宗，拜后每人可分到芝麻饼数只。一次，蒋介石参拜祖宗后去领糖饼，别人都按照次序在领，他却非要抢先领取，别人加以阻止，他即躺倒在地，弄得满身泥污，往人缝里乱挤，别人只得让开，由他先领。他占先领到糖饼，便大口地吃起来。蒋介石的乳名叫瑞元，由此，族人送他个“瑞元无赖”的诨号。

蒋介石儿时喜爱玩弄刀棒，常召集一些孩子玩打仗游戏，自封为大将军，登台指挥。双手持木棍、竹刀、竹枪，

在溪边沙滩上对阵厮打，往往把一些小伙伴打得头破血流，引起邻居到蒋家告状，有时因此闹起邻里纠纷。一位蒋介石儿时伙伴后来回忆说：“瑞元，我们小时常同他玩，不过他很强横，要占便宜，往往不欢而散。”

后来，蒋介石的祖父、父亲相继病故，家道中落，但他的顽劣行径并未因此有所改变。母亲望子成龙心切，常严加管教，多次拿起竹板责打。蒋介石有时钻进床底躲藏，有时逃跑外出，不敢回家。事情过后，他仍我行我素，旧态复萌，气得蒋母捶胸顿足，伤心落泪。

据蒋介石在《先妣王太夫人事略》中说：“中正自幼多病，且常危笃，及愈则又嬉戏跳跃，凡水火刀棒之灾，遭害非一，以此倍增慈母之劳。及六岁就学，顽劣益甚，而先妣则训迪不倦，或夏楚频施，不稍姑息。”在蒋母墓碑两旁，留下他自撰的一副对联：

祸及贤慈，当日顽梗悔已晚；

愧为逆子，终身沉痛恨靡涯。

蒋介石 50 岁生日时，还回顾说：“幼性顽钝，弗受绳尺，又出身孤弱，动遭挤挨。”以上蒋介石的自述和亲友回忆，真实反映了蒋介石少年时代的个性，这与他日后的成长及性格形成不无关系。

必要的追溯之二：冯玉祥的家世和童年， “农民性格、禁毒、不信神”

冯玉祥 1882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，原名基善，字焕章。

冯家原籍安徽省巢县竹柯村，父亲冯有茂，有泥瓦匠手艺。早年家里奇穷，遂逃难到河北，偶然机会考取武庠（军

校)，后投入淮军，在差遣队当差，慢慢提升到哨长和哨官。因淮军驻扎在保定城，全家迁到保定，不久，又因城里生活费用太贵，便在保定近郊康格庄租房安家。

冯有茂是下级军官，俸禄极低，一家人生活一直在穷困中挣扎着。

康格庄的居民大约 200 余家，都以务农为主，每户土地 10 亩左右，讨饭的人虽然少见，生活大都是穷苦的。

华北平原，一马平川，看不到山，连块石头也难觅。这里全是低矮的土房，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两家。有些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，只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。

冯玉祥 3 岁来到康格庄，到 12 岁入军营之前，一直生活在这里。家里生计艰难，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大人操作。7 岁的时候，便同哥哥到野地里拔草拾柴。艰苦的劳动中，也有童年生活的欢乐。冯玉祥后来回忆道：

“自然的幽美，长空的辽阔，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。清脆的鸟声，唱着生命的赞美歌，委婉而动听，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，一种愉快的感觉，似电流一样，传遍了我的周身。情不自禁的时候，我就放大了喉咙，喊上几段梆子腔，发泄心中的积闷。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，笑笑说说，跳跳唱唱，那就更热闹有趣了。”

夏天，高粱快要成熟时，去掰剥高粱叶子，是一项艰苦的差事。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，一钻进去，就觉得窒息气闷。四周密集着的高粱，一株连接一株，一点风也吹不进来。上头热刺刺的太阳晒着，蹲在地里，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。汗水雨似地淌着，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，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。这种苦，自然不是他自己愿意受的，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，又不能不狠着心，咬着牙，强打精神去

干。

冯玉祥的童年，生活在贫苦农民中间，对劳动者的苦处，有实际的体会。他亲眼目睹了农民的遭遇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说：“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，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，这种生活与环境，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，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，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，同时也使我自然而然地倾向革命，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劳苦大众的生活。”

冯玉祥童年家庭生活中，还有两件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。

一件是父母戒烟。原来冯的父母都是吸鸦片的，这在清末，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，尤其是军政界，简直无人不吸。冯父在军中任哨官，每月 12 两银子，维持一家四口人日常生活已感到捉襟见肘，因为吸食鸦片，家里生活难以为继，时常跑当铺。不得已，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，决计要戒烟。父母戒烟时像害了霍乱病一样，呻吟呕吐，转侧翻腾。最厉害的时候，简直疯狂了一般，卧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左翻右转，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，叫人看了不寒而栗！见到此种戒毒惨状的冯玉祥说：“以后我看见鸦片就要发恼，比看见仇人还气恨，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。”后来，他的部下是决不允许吸毒的。在中国旧军队中，禁烟如此坚决的，也就是西北军。

二件是不信神不供神。小时候，他的母亲病了，求神拜佛，冀望能早日解除病痛。炕上有病人，不得不信神，到院子里向真高庄的刘爷庙方向叩头，叩头叩到半夜，四肢累得不能动了，前额突出了一大块，可母亲的病并未见好。因此，“对于神的信念，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。”

冯玉祥把“农民性格、禁毒、不信神”这三种旧军阀、